

嘉定屠城纪略

明烈皇帝殉国之次年（己酉）五月初九日，南都破，弘光出亡。

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先降附，欲树德东南，以自解于吴人士。郡人周荃，谦益客也；有口辩。密受谦益旨，谒清帅豫王，言吴下民风柔软，飞檄可定，无烦用兵。王大悦，即日拜官；使降人黄家鼐佐荃，单骑安抚吴中。甫出都门，郡邑长吏望风解印绶、士大夫皆草间求活，所过辄降。至吴，家鼐南面自若；荃独微服出没市廛，郡人多为之用。数日后，明监军道杨文骢率兵五百人入郡城，执家鼐等戮于市；获取库银满载去，莫知所之。荃匿民间免，间行归豫王；王闻文骢袭杀家鼐等，始发兵入吴。三吴祸本，实基于此云。

五月十三日，嘉定县闻维扬陷、留都将不守。

十五日，不肖子衿群集县治，索廩粮、乡试条编盘费及私赈卷资诸杂项；分毫不遂，攘臂大呼。奸胥乱卒乘势劫夺，城中鼎沸。旧令钱默，本纨裤子，错愕不知所为；尽发公帑置步上，恣其所取。潜出重贿明嘉定总兵官吴志葵，求遣卒卫送出境；并疏倡祸数十人姓氏，欲悉抵于法。隶卒闻风，悉遁去。三十日，钱令得间出亡。

六月初一日，吴志葵遣兵执诸生十一人去。

褫衣就缚，徒跣行烈日中，窘辱备至。缘中军官力救，释之。初四日，清大将兼刑部侍郎李延龄、副将总兵官署督抚事土国宝率大兵入郡，始闻改南直隶为江南、内合为内院。十四日，安抚周荃单骑至邑。邑中缙绅皆出避；百姓无主，因结彩于路，出城迎之，竟用黄纸书「大清顺民」四字揭于门。旋緘邑篆并册籍，上于郡。

清授新邑令吴郡张维熙至。

时六月二十四日也。是日亭午，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头，伏时侍御墓旁；晡时，入民家，乱索酒食，声言欲取张令。人定后，各刈蒲苇一束，然其端，持之以行，其光烛天。城中大震，乃厚集民夫鸣锣发炮，东向大噪；志葵兵亦群噪应之。维熙恐，仓卒亦遁。士民狼狈出奔，遗弃婴儿、失散妇女者无算。天明，闾巷一空，卒无他。二十七日，志葵复发兵来，城内外百姓谓志葵恢复之师，悬彩执香，较迎周荃时十倍。志葵用南都逃将蒋若来为前导一若来，本市井无赖，以膂力遭逢权贵，得为兵官；不三载，升南京后军都督。闻维扬不守，弃其军，仍作微装脱走。至是，从志葵入城，遽趋库，仅存铜锐数十，急使人舁之行。过徐家行，大掠，寸缕无遗；至鸡豚菽麦，亦席卷而去。贫民妇子，哭声震天。志葵、若来欣然有得色，因重加载海。

明淮抚田仰等奉义阳王以舟师驻崇明沙。

是时，淮抚田仰、监军荆本彻、总兵张士仪、张鹏翼与宦官李国辅等合兵共奉

之；志葵乃率妻子从之，旋舍去。

闰六月初六日，维熙复入县。

初八日，清将李成栋偏裨将梁得胜等以百余艘载步骑二千镇守吴淞。是夕，泊东关外，恣百姓聚观，传令索取婆子。维熙以角妓应之；成栋大喜，坐二妓于旁，笑谓观者曰：今与尔为一家人，勿畏我也。黎明，从陆路往吴淞，不甚剽掠。惟初七日骑兵先至者过新泾镇，大肆淫虐；妇女不胜其戮，毙者七人。时大旱水涸，兵船悉泊东关外，梁得胜以三百人守之。城外居民与贸易如平时，黠者或抚其背，相与嘲笑如旧识。维熙议使人辟水运东关外，得胜大喜，已刻期至吴淞，行有日矣。十二日，城内外喧传有剃发之令，人情始惧，遂有变志。是日，志葵遣马军俞飞熊赍牌至，略云：初十日郡中民变，杀北兵过半；余皆躲入府庠，已列栅围之。本镇即刻统大兵入县，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头，杂插柏枝、竹叶、红箸、鹅毛为号，共剿东关兵；事成有重赏。各路乡兵久为邑诸生支益、国子生须明征等讹言扇动，一闻有牌，持兵猬集，谬傅志葵自刘河东过外冈矣。顷，又云：抵青冈墩矣。未及一瞬，又云暂憩察院矣。时即在城居民，亦以为志葵已入城矣。门遂彻夜不闭，以待远近乡兵，集者渐众。王家宅乡兵最称完整，其首许龙于客岁缚诛合邑叛奴，威名顿着。至是，首犯清兵，与战颇力。时漏下数刻，不辨谁为志葵，胆气甚壮，竟举火掷得胜船。成栋自下维扬、金陵、京口、毗陵诸处，所获精金、美玉、名剑、宝刀无算，悉付一炉；未及毁者，尽为乡兵所掳。舡中多载妇女，已悉被焚；一少妇最姝丽，呼曰：我翰林公女，家在扬州，被掠至此；列公哀怜救我！乡兵云：速投水中，水浅尚可活。妇曰：我是被锁在船。语未竟，烈焰烧其身矣。得胜急据高冈，使兵三、五作队，自上射下，皆应弦而倒；许龙亦中流矢死。乡兵大溃；始知志葵固未尝至也。天明，计首级，杀清兵八十四人。得胜率余众奔吴淞，狼狈得达。初，成栋至吴淞，策马周视四境；骇曰：此绝地也，张令误我矣！及闻得胜败，兵船悉尽；终夜绕舡，不敢复寝。十五日，精选营中得四十骑，皆骁捷善战；募吴淞居民朱〔宏〕字及其子香为前导，往娄东求救。至罗店被围，奋死突出，驰而西；过三官堂，杀一僧。有四骑失队，乡兵从马后掣其佩刀，刀落即取而连斩之，人马俱毙。二骑奔，乡兵追及，攒稍刺死。惟一骑苦战，得脱。前队至时家坟遇乡兵，复驰而东；乡兵急迫。渐近罗店，乡兵复大出，两路急攻；诸骑窘极，随朱香自间道过蔡家桥，绕出镇后，扶创而归。过月浦，复为乡兵截杀，落荒而走；望见吴淞城，犹大呼救命！救命！至丁家桥，人马气息仅属一线。成栋窘迫无计，惟纵兵大掠，西至月浦、罗店，南至江湾、杨家行，北至钱家楼、施家巷，居人里徙略尽。城中风闻不一，忧怖弥甚，望志葵眼穿；始悟见弃，皆号哭弃家而走。是夕月蚀，倏忽食既

；时天无纤云，色暗如漆。占曰：食尽无光，主奸人误国、百姓死、城邑空；其兆成矣。

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邑诸生渊耀入城。

时闰六月十七日，淳耀及弟渊耀与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诸生元演、元洁倡为守城计。初，淳耀避兵石冈，有同科孝廉丹阳葛麟与二力士至，嚠貌甚雄武，绝不类文人；叩淳耀门，大声问曰：年翁在否？淳耀父家柱出迎，答以在乡。麟攒眉良久曰：我忧之甚！年翁纯儒，未谙世故，恐不免；思一相见，故迂道，今不及矣！家柱乃固止之，为停留饮食。及淳耀兄弟归，与之同访志葵于云间，共论当世事。出，谓淳耀曰：志葵，庸奴耳。其言夸诞，欲使他人干事，彼坐享其成；必误国事。年翁何故信之？天下事，尚可为。然君儒者，非其伦；幸勿卤莽！遂掉臂去，不言所之。后追寻其语，若明镜著察云。

成栋悉锐攻罗店，屯兵马桥。

时十八日也。与乡兵隔水而语，佯言成栋等奉命守吴淞，与罗店无仇衅；今假道归娄东，并无侵扰，幸宽其一面。乡兵支洪、陆文等戟手骂曰：汝曹槛羊牢豕耳，莫作痴想！成栋怒，率兵混战；阴遣锐卒东渡练祈塘、西渡荻泾，绕出阵后。乡兵大溃，退屯来龙桥；接战良久，大败入镇。时日未出，居人方为市，闻变，急升屋；步兵亦升，东西驰逐，屋瓦乱飞。骑兵四面杀人，大呼唐秀才何在？百姓缚出者有赏。唐秀才者，景耀也；初与吴宏宇为邻。宏宇降成栋，景耀面数其罪，肆言极骂；且曰：归告李成栋，汝是明朝人，何投降？速反正，可免大戮！宏宇衔恨切骨，悉以告成栋。景耀复大书一白牌，立马桥南，谕成栋降。至是，为清兵所得，磔于市。

邑诸生唐培率乡兵巷战而死。

唐培誓不反顾，清兵锐箭并发，培被杀。镇已破，时有诸生朱霞者尚张小盖，登屋鸣金，冀集众复战。清兵四集，身被数创，堕河；号呼竟日；乃死。成栋知镇民支廉为乡兵首，支家桥一带房屋焚毁略尽，男妇被杀者一千六百四人。是日，城中百姓共杀须明征，毁其室一明征，故尚宝卿须之彦之犹子也，素无行，为乡里所摈。一闻南都破，即冠带乘轩谒成栋，称署嘉定营守备事；仍通志葵，复称监纪推官。势劫维熙，取官银数千；招家丁六十名，悉衣锦绣、悬佩刀，招摇街市间。时率之至安亭镇，访其奸豪，与促膝密语；每扬言遣人赴各镇请乡兵，分守诸要害。

时城守颇严，有夜半叩关者称为明征请兵入；特启关纳之。问乡兵何在？漫应曰：城主性怪，不肯发粮，已散去矣。众口诘问，语极支难；始大疑之。十八日薄暮，城中竟传明征家窝藏奸细，复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带、盔甲数十副，谋尽杀满城百姓，迎成栋兵；合城惊扰。有顷，西关外获奸细，严刑鞫之，供为

须党；一时大哗，真假莫辨。明征仓卒出亡，至南关受缚；步稍迟，大挺击之，疾呼称冤，莫为置辨。驱至察院前，斩首刳肠，断四肢分置各城门。捕其家丁，悉诛之；家室糜碎。十九日，淳耀等相与谋曰：今事成骑虎，无主必乱。乃令元演作书急促其父峒曾入城，乡兵亦列帜往迎。既至，集众公议，画地而守：东门，峒曾为主，邑诸生龚孙炫佐之；西门，淳耀为主，其弟邑诸生渊耀佐之；南门，孝廉张锡眉为主，前秀水县儒学教谕龚用圆佐之；北门，国子生朱长祚为主，乡衮唐咨禹佐之。处分已定，各率众上城巡逻；嘉人士争缚裤执刀以从，人情颇觉鼓舞。东、北二门俱用大石叠断街路；惟西、南二门稍按时启闭，仍用屋木、乱石横塞道途，以遏兵锋。二十日，立挨门出丁法，分上中下三等：上户出丁若干，衣粮自备；仍出银若干，备客兵粮饷并守城头目灯烛之费。中户出丁若干，衣粮自备；仍出银若干。下户止出一丁。分堞而守，每丁日给钱六十文，衣粮灯烛悉自备。城上分四隅，自某地起至某地止，分属各图，每图择一人为长。日入后，当事者亲自巡历，以稽勤惰。其大事，专属峒曾、淳耀处分。是日，二都乡兵缚一投牒者至，称为间谍。鞫之，实志葵送书人；发函，有「吴门之虏斩馘殆尽，杭州之虏贝勒云亡」之语。当事者深信不疑，不虞其见罔也。二十三日，志葵复遣牌至，许遣游击蔡乔督兵协剿。当事者议云：新令张维熙系清兵所署，难与共守。驱出城，推明原任儒学训导万达摄县事、巡司俞尚德充捕官。是日，复有健儿四人持志葵牌至，来文与原牌互异；严鞫之，供为娄东诸生浦学、浦峤伪造，将乘我不备，袭取县城。既得实，立梟四人于市。尔时，声势岌岌，人不自保。然恃侯、黄诸缙绅协力守城，避难士民扶老携幼而归，不绝于路。城上揭白旗，大书「嘉定恢剿义师」。奈兵饷两缺，所仗惟城外乡兵；乃设计四布流言，云清兵驱百姓薙发讫，即临以白刃，逼令自杀其妻子，籍为兵，使居前队当矢石，必无活理。与其客死他乡，何若集众御之，可侥幸获免也。乡民闻之，大震怖。弱者终日键户，与妻子对泣；强者斩木揭竿，击金鼓集众。然百姓骚然，不遑宁处矣。因念烧雉一事虽志葵首祸，使非支益扇动其间，不至败决如此。且益在阁部史可法标下听用，领胖袄银五千两；南都破，悉饱私橐。众欲取为义兵饷，竟往攻之，势如轰雷；父子、祖孙死者五人，悉斩其头，与明征并头悬城上。顷之，南翔获明征妻子，斩割屠戮一如明征。镇中着族李氏，自世庙以来，蝉联不绝。贡士李陟，少有隼才，知名当世，居于城；闻南都破，于劝农公署起鹄社，传签巡更，与何凌虚等招集义兵，号匡定军。议于南翔诸富贾户派出饷，诸贾人皆衔之。诛明征之夕，陟方会饮南城；闻变，遽掷杯走，犯夜。南翔里儿怪之，妄言李氏潜通于敌。有洪滨者，暴起诸生间，阿附李氏；为众所贱，指为奸细。滨恐，匿李氏宅；镇中诸恶少群拥之门，陟与其从叔抗之，滨等对众犹嫚骂自若

。里儿素惮李氏，惧事定后必正其罪，因遂破其门直入，无少长皆杀之；分投捕杀诸李，赤其族。各路闻风，竞相盘诘；路人单行，稍涉疑似，即缚去，乱鎗戮死，弃尸河中。甚至一言忤意，白刃骤加；其人方欲置辩，身首已离。穷乡僻壤，自相仇杀；三、四人聚党拔刃至人家，往往满门受戮，远近杀害无算。时正亢旱，灾威逼人；道旁乞丐争挟毒投井中，以扼乡兵。事露，引颈受刃无一言，莫知所使。桥道扼要处皆设厂，晨夜共守；虽五家之聚，亦起乡兵。以无饷故，一再至城中，即绝迹不来。当事者惧，张榜四门：此后乡兵来者，集护国、留皇、光庆寺中，为首一人入城领饷。于是，来者渐众。二十四日，成栋遣其弟统精骑数十夺路往娄东求救；涕泣与诀曰：我军成败，在此一举。汝不胜，勿复见我矣。诸骑奋死冲杀，一路搏战。至北门，乡兵大集，诸骑前后受敌，以渐逼入仓桥街；乡兵两路夹攻，将举火焚之；诸骑窘，冒死突出。乡兵合围，杀获五骑。余骑将过仓桥，诸生朱元亮出薪炭数十簏，炽火桥上，用酒醋泼之，桥石顿毁；城上发火炮杀三人、一马，连桥击断。一人手撒佩刀，被创死路旁；盖成栋弟也。从骑急下马取首级，挂鞍后驰而东，复返吴淞；哭于路也（？）曰：我等皆高镇劲兵，自随邢太太降后，所过风靡。嘉定县何物蛮子！来数日，杀我副将六员！几日无援，我军生路绝矣。成栋闻弟死，日夜与诸将相对涕泣。奈乡兵木村农乌合，初无将领；乘兴一聚，即鸟兽散，郊外无一人往来。孤城荡荡，仅存一白旗迎风招飏而已。成栋于军中选黠者二人，去其辫，作僧人服，潜至城下；侦得实，归报。成栋举手加额曰：天也！天也！始谋身自率合娄东兵共破嘉定云。尔时，城中束手无策，惟连请志葵星驰赴救。时，志葵已贰于义阳王，以计脱其妻子，遁归云间，敛诸乡衮暨富贵金建牙柳湖矣，许即日遣游击蔡乔率兵来援。当事者大喜，用白旗大署「游击将军蔡督令精兵十万、乡兵三十万刻日会剿」云云；冀耸动老营使为内应，募急足赍至吴淞境上。成栋谍者早伏近郊，纤悉毕知。二十五日，城中以书币迎蔡乔于涂；其兵不满三百，皆羸弱不振。惟乔颇勇健，使铁筒重二十五斤，差以可用。所携火药、粮储在舟中，求姑置城内，自率兵营于城外。议者皆曰：宜许之。被战而胜，军资在我，其心益固；不胜，留以为质，势不敢弃我去。峒曾、淳耀等以乔素微贱，心不可保；乃遣人馈问，令泊舟南关外。二十六日五更，方遣人市羊豕祭旗，传令于东关外安营，次第引舟前。成栋遣诸将衔枚疾走，已严阵以待。蔡兵不知所措，争赴水奔逃；追骑以鎗尖贯其胸，若刺鱼鳖。乔尚卧舟中，闻变惊起，持铁筒跃登岸，步行冲阵，颇有杀伤；夺一马乘之，孤身独战，力尽败回，清兵围之数匝。东关有徐福者奋力往救，与乔俱死。其兵初无纪律，一时溃散。峒曾、淳耀等扳堞而望，见乔败，惟连呼高皇帝、烈皇帝在天之灵，恸哭相向而已。成栋遣十余骑，若将薄城者；城上连

发大炮伤二人，遂引去；过新泾镇，纵火焚屋，鸡犬悉尽。成栋至吴淞，分遣步兵于月浦、杨家行等处，捉人剃头；且云：助我破贼，财物恣汝取之。时吴淞老营已降顺，因沿村掳强壮益之，兵势复振。二十九日，成栋悉众过东门，迤■（迤里）以北。当事者悬十金募人渡濠，焚仓桥一带民居。成栋至娄塘，扎营砖桥。乡兵预于镇之东偏驾木为高台，用作侦探；出弓箭手二十余人立宣家坟，乡兵环集左右。成栋使骑兵分左右翼，自将中军冲杀而前。乡兵力战，以步骑不敌，死伤略尽。会日暮，成栋吹螺收兵，入村落，淫杀无度；取其鸡豚，夜纵饮不辍。各村镇犹传清兵自吴淞来，一路为镇兵截杀，所存不过十数骑；今力竭势穷，愿献精金百镒买路归娄东矣。未几，又传二十三都乡兵夜负豆叶一大捆于背，伺清兵熟睡，入其营，诱致群马，驱之南；骑兵恐获罪，逃逸者过半矣。诸乡兵未谙兵势，争裹粮砺兵而来；峒曾、淳耀等亲自临城，勉以忠义，言与泪俱，人皆感奋。因下令诸乡勇能鼓众赴敌者，每人先给白布二疋，仍每日颁折饷银二钱；有能得敌兵首级者，每颗给银十两。

七月初一日，会兵砖桥东。

不下十余万人，排挤拥塞，纷呶如聚蚊，多适为累。清兵每战必分左右翼，乡兵不识阵势，呼为蟹螯阵。每发挑战，多不过十余骑，皆散落不集一处；诸乡兵遥见兵出，拥挤益甚，手臂相摩，戛轧作声。淳耀闻事急，呼其僚婿诸生徐文蔚，慰勉之，使率西门镇乡兵疾驰赴救，拜而送之。杭家村，安亭镇一小聚落也，亦集众赴义，独揭一红旗在前；诸乡兵因言红旗者，宜作前锋。执旗者，杭文若也；其人曾习举子业，少年锐气。率尔独出，其降人毛玉佩挥斩马刀，直前乱砍，杀骑兵二人。战良久，复杀一人；将夺其马，清兵攒槊刺之，玉佩、文若并死于阵。西门镇乡兵冯满、庞瑞、许臣等犹奋死血战，大呼并力，卒无应者，乃曳兵反走；徐文蔚被杀。清兵乘胜直前，走者不知所为，相蹈藉而死；抉眼流肠，不计其数。前阻大河，欲退无路，残兵竞投戈赴水。时正溽暑，数暴雨，河水骤涨；尸骸乱下，一望无际。成栋大陈兵仗，踞乡兵所架高台，麾兵入镇肆行屠戮，共杀一千七十三人，虏去妇女无算。选美妇、室女数十人，置宣氏宅；虑有逃逸，悉去衣裙，淫蛊毒虐不可名状。分部括取金、帛，满载往娄东。城中犹讹传乡兵大捷，户派煮酒饭若干，以犒胜兵。顷之闻败，悉括城中老幼，驱使上城，连日夜莫敢交睫；于西东南北荒落处，各设层台一座，集众守之。因所获奸细藏诗谜于衣领间，有「女墙无树不栖鸾」之句，疑于此处有内应也。是日，东关外传入成栋榜文，有「开门降，誓不杀一人」之语。或谓大势已去，诸公宜为十万生灵计。淳耀怫然推案痛哭，峒曾、锡眉等亦悲不自胜，取榜共裂之。急遣人焚沿城一带民居，烟焰张天，累日夜不息；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运砖石置城上，莫敢暂休。视城外一望旷荡，乡兵

无一置者；每近黄昏，风景惨淡，鬼声啾啾，城中掩泪相视，共知必死矣。清兵至娄塘。

解甲韬戈，寂然不动。初三日，会同娄东兵拥大众至，尽锐攻城，炮声轰轰不绝。守城百姓，股栗色变；当事者惧，分投慰勉曰：我与尔曹室家妇子尽在是，少有蹉跌，万家同命矣。百姓哭应曰：诺。复悬重赏募人渡濠，焚西关外河南一带民居；莫肯应。先是，钱令去时，开库尽给群胥，军器火药惟人所取；四门城楼扃锁甚坚，尚有存者。乡兵至，乃悉取之。至是，徒手应敌而已。嘉定本土城，嘉、隆间倭奴屡攻不能克；自邑令杨旦筑砖城，最称完固。清兵发大炮冲之，颓落不过数■〈斗反〉；乃多舁板扉至东北城下以御矢石，使数十人伏其下穿大穴，腰间各系长绳，有死者即牵去，复用壮丁补之，穴遂透。诸生马元调、侯元演、元洁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尽力防御，陷处下巨木塞之。清兵乃佯攻东门，潜遣卒至北门，欲从水窦入城中；复连下大石，不能克。是夕，有赤气起于北方，俄变成黑，其长亘天。守陴者喧传有神人披发仗剑立马云雾中，皆曰：元武神也。望空罗拜曰：神人相助，我属无患矣！然瞰城下，兵益众，攻益力，举炮益繁；终夜震撼，地裂天崩，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。婴儿妇女狼奔鼠窜，虽至穷苦，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间；曰：此买命钱也。捱至初四日五更，大雨。守城百姓露立三昼夜，两眼涸烂，■〈目梦〉腾欲仆；复遇暴雨，举体沾湿，食饮俱绝，不能自支，渐有去者。时当事者与诸孝廉、青衿悉仗剑立雨中，见守城者将散，大惊，分投劝勉；然不能禁矣。清兵见守城者渐弛，攻愈急，多缚软梯至城下。一将以大桌覆其面，蹶梯而上，势如飞鸟。城上砖石如雨，悉中桌上；一跃而登，遂斧断东关，纵兵大入。峒曾犹坐城楼，指麾自若；二子侍，遽呼曰：事急矣！何以为计？答曰：有死而已，复何言！所恨者，枉送一城百姓耳。语未竟，守陴者而过，大呼城已破。峒曾急呼二子去，不从；复大声诃之，走数步复还。峒曾怒，叱曰：我死国事，分也；祖母在，若辈应代我奉事，恋我何为！二子恸哭而去。至孩儿桥，皆被杀。峒曾溺宣家池，不死；立水中，叹曰：人死亦大难事！欲顾见一伍伯（？），乃其兵宪时隶也，随峒曾在城；因使抑其首，冀得速死。隶泣不从。固命之，乃两手抑其首入水，啾啾有声，复不死。为清兵引出，斩之；竟夺其首，献之成栋，梟示四门。一日，复悬门左旗竿上，大署「逆官侯峒曾首级示众」。初六日，清兵弃城去，绳绝堕地，眼鼻已溃，须发犹赫然可辨。国子生朱之熙识，急捧归，篋送厂头里，觅尸身不得。其仆哭于路曰：主君殉难时，下体着黄纱裤，用绿丝带结袜。有童子指之，知其处；验之，良是，得就木，若有神助云。方城破时，西门尚未有兵，城中男妇悉西走；街路俱有乱石走塞，颠顿得达，号哭求启关。淳耀坚握锁钥，不应。其同榜进士王泰际适至

，为百姓请命，语甚哀恳；不从。复以年谊动之；淳耀大怒曰：若欲献城，请自为之；我顷刻死人，不顾年谊矣。泰际急走南门，缒城逸去。俄闻城破，方听启关。城门为巨石堵塞，仅容一人往来，然鼠窜而出者尚数十人。及清兵至，悉从屋上奔驰，通行无碍；难民在下者反阻绝，不得路，悉投河死，水为不流。淳耀兄弟知事不可为，方下城，遇其纪网仆，急问我父安在？谬应曰：死乱兵矣！淳耀痛哭仆地，不能起。时大雨泞甚，渊耀自控一马至，趋淳耀及乘；至一庵，乃平日与其同年友陈俶读书处也。主僧毫无等者尚在，献茶。啜茶毕，谕事（？）无等曰：大师急避，某兄弟从此辞矣！因起键户，取笔书云：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。呜呼！进不能宣力皇朝，退不能洁身自隐。读书寡益，学道无成；耿耿不灭，此心而已。异日寇气复靖，中华士庶再见天日；论其世者，尚知予心！书罢，顾视渊耀，已赫然梁间矣。淳耀仰屋而叹，遂缢其侧。初，淳耀精心理学，于书无所不窥，著述甚富。既连掇巍科，布衣徒步，不异秀才。时严敕家人，勿预外事。居常郁郁，恨所志不遂。自国变，益复无聊；渊耀每譬解之。一日，渊耀自外入，见幼弟戏于庭；抚其背曰：六郎，汝竖子，何知！国事至此，汝大兄必死节；兄死，我不忍独生。汝将来未知流落何处，尚尔嬉笑耶！时清兵未至，众人诧为不祥。至是，果验云。

明张孝廉锡眉守南城，度必破，死之。

于六月二十六日，先作绝命词，大书裤上云：我生不辰，侨居兹里；路远宗亲，邈隔同气。与城存亡，死亦为义；后之君子，不我遐弃！及闻城破，谓其友曰：宜速死。对曰：城破之原，不由我辈，空死何为！君若独断于心，无所不可。锡眉先驱妾入水，方自溺。龚教谕用圆，抱其兄邑诸生用广大恸；相谓曰：我祖父清白自矢，已历三世；今日苟且图存，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！因共溺；两尸浮出水面，犹握手不解。其弟邑诸生用厚，携妻子出避；寻自溺：盖兄弟三人同殉云。城之被破，在东关北偏第一铺，成栋尚在东关外小武当庙中。辰刻，乃开门入，下令屠城；约闻一炮，兵丁遂得肆其杀戮。家至户到，小街僻巷，无不穷搜；乱苇丛棘，必用鎗乱搅，知无人然后已。兵丁每遇一人，辄呼蛮子献宝！其人悉取腰缠奉之，意满方释。遇他兵，胁取如前。所献不多，辄砍三刀，至物尽则杀。故僵尸满路，皆伤痕遍体；此屡砍使然，非一人所致也。余邻人偶匿■〈林上取下〉筱中得免，亲见杀人情状。

初砍一刀，大呼都爷饶命。至第二刀，其声渐微。已后虽乱砍，寂然不动。刀声割然遍于远近，乞命之声嘈杂如市。所杀不可数计，其悬梁者、投井者、断肢者、血面者、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，弥望皆是。投河死者，亦不下数千人。三日后，自西关至葛隆镇，浮骸满河，舟行无下篙处；白膏浮于水面

，岔起数分。妇女寝陋者，一见辄杀。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，皆生虜；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，恬不知愧。有不从者，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，仍逼淫之。嘉定风俗雅重妇节，惨死者无数；然乱军中，姓氏不闻矣。初六日，成栋拘集民船，装载金帛、子女及牛马羊豕等物三百余艘，往娄东；财物木棉，悉委弃不取。初十日后，士民幸脱者始络绎入城；见室家零落、里井萧然，无不放声大哭。十四日，城内外喧传明大将左良玉已复南都，清将李成栋等俱遯归扬州。或云成栋悉辇金宝置高邮州，俟秋高后，复谋大举。今昆、嘉虽被戮，清兵业已解散。尔时人心惶惶，听不根语，莫敢宁居。二十三日，江东朱瑛自称游击将军，率五十人入县，行牌督百姓守城；莫肯应。诸生张有光自郡归，从众薙发；过察院前，见门启，偶入闲观。朱瑛立使人缚之，叱使北面跪，数其罪，戮之于市。民间竞传明兵至，瑛出西门，就护国寺给已经薙发者免死牌，百姓争取之。葛隆镇、外冈、马六、杨家行等镇乡兵复聚，遇剃发者辄乱杀；因沿路烧劫，烟焰四起。远近闻风，护发益坚。有徐元吉者，明吴淞所诸生徐鸣鹿之子；向为本镇中军，成栋使署坐营把总事。嘉定破，每丁一名，勒令纳紬衣五领、铜锡器五件，积资巨万；以薙发为名，日出行劫，割人手、啖人心肝，动以百计。虽遇亲戚朋友，无所择。其父鸣鹿素长厚，每闻元吉杀人，辄仰天大号。元吉怒，毒杀滋甚；与朱香、曹寿、赵五、哈伯章等分部杀掠，数十里内草木朱殷。时城中无主，积尸成坵，惟三、四僧人于被焚处撤取屋木，聚尸焚之；民间炊烟断绝。忽娄东浦嶂率兵至一有郭元者，街市细民也，不胜愤；登城，数之曰：浦六，我嘉兴、太仓一水之隔，嘉定被屠未出十日，汝人面兽心，公然来作贼，剥取煨烬；狗鼠不食汝余！汝速去；不去，将磔汝于市。嶂掩面反走，归愬成栋曰：嘉定恃其器顽，将复叛矣。成栋怒；二十四日，遣娄东降将万国昌等率兵至葛隆镇，屯织女庙。本镇刘敖、王宪等集众得千余人，椎牛共盟，誓不反顾；因会合外冈镇乡兵扎营薛市门桥，吹角鸣锣，连发大炮，挺刃奋呼，乘锐疾战。清兵少却，乡兵奋死追击，且战且行。有清将一，失其姓氏，身長八尺余，面色如铁，乘马压阵；偶失队，乡兵朱六于道旁登溷，适清将单骑过其前，不意中突出抱之，因堕河中。清将仓卒拔刀，未及出鞘，朱六用两手紧束之，疾呼求救！乡兵闻唤声甚急，反视，见朱六正与清将相搏，溅水如涛山浪屋；大笑，争下水擒之，立刻梟斩，首级大几如五升盘。复鼓众急追，及于南马头；复大战，共斩七十二级。乡兵欢声动地，以为此后不敢正眼觑葛隆镇矣；遂稍懒散。二十六日五更，清兵大至；乡兵未集，惟孙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桥小溪，被杀。清兵入镇，居人尚未起，肆行屠戮，流血没踝；乘胜屠外冈镇。二十七日，浦嶂等知外冈、葛隆二镇已破，道路无梗；且嘉定初被屠，虽有存者，势不敢抗，然不剿绝，后必有变，因力劝

成栋再屠其城。是日，逢嶂者韶龢不留。嶂既据县治作令，自念本娄东人，距嘉定不四十里，与嘉人士素通声气；非刑杀，无以示威。于是，邑诸生朱衷恂，以留发故，梟首东门。诸生娄复闻，嶂友也；于南门外被缚，尚呼嶂字曰：浦君屏，我好友；释我，当厚报！语未脱口，并其妻子及娣及外甥悉斩首；娄氏血脉遂绝。遗民重足而立，嶂乃安意肆志，发兵入村落打粮，乡里男妇悉用乱草蒙头，伏水中以避害；盖数十里无宁居者。嶂日夜与其乡里兵丁共分财帛，并括取木棉器物，满载娄东。于是，邑中贫富悉尽。未踰年，清部院廉知嶂罪，下郡狱，受笞无数；旋伏诛。呜呼！孰谓天道远哉！初，成栋至吴淞，明百户哈伯章首献军器、火药，三科武举冯嘉猷献吴淞远近地形、本所攻围守御之法。及成栋攻松江府，以嘉猷署吴淞总镇事；嘉猷于地方多所宽贷，远近百姓甚倚之。惟徐元吉甚肆荼毒，嘉猷反惮之。原任陆营把总吴之蕃者，父斗南，于崇祯朝奉命讨流贼死事，之蕃常自谓忠孝之门。闻手下百户降，怒曰：奴辈皆世贼，降何容易！俟大明兵得汝，定当抉汝眼、剖汝腹、凿汝筋、抽汝骨，今日且莫喜也。

八月十六日，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，被获死之。

之蕃于江东起兵，至吴项桥登岸。嘉猷闻报，聚老营兵，涕泣曰：汝曹闻之蕃前日语耶？猝有不利，我与汝皆碎首矣！老营兵踊跃用命，先遣人焚之蕃舟。之蕃兵皆乌合，见火起，一时溃散。之蕃连杀数人，不能定。呼天哭曰：我父子并死王事，分也。所恨心力殫尽，得起义师，未战而溃，我目弗瞑矣！于是，挺鎗欲赴斗死。居民汪三素与相识，以好言诱之，阴谋窜取。之蕃素抗直，不疑，与同行。至水旁，三忽推之堕水，为所擒。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，大骂；以所得首级悬其项，困辱万端。嘉猷大陈鼓吹，取花红、羊酒犒得胜兵。即于其地缚之蕃，推入陷车；竟指骂曰：吴之蕃本吴淞牧儿，侥幸得一官，何足指数！敢作此事，岂非没福！之蕃大笑，骂曰：奴辈自谓得福；我惧灭门不久，乃是祸。徐元吉瞋目顾之，之蕃复骂曰：我朝廷世臣，父子忠节；汝曹逆贼，狗彘所不食，何敢以面目向人！元吉以粪秽塞其口，之蕃唾而大骂。解郡城，杀之。远近始薙发，称大清顺民云。是役也，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，缙绅则有侯峒曾、黄淳耀、龚用圆、李廉、张锡眉，贡士则王云程、青衿则黄渊耀等七十八人。其时，孝子慈孙、贞夫烈妇、才子佳人横罹锋镝，尚不可胜计。设县以来，绝无仅有之异变也。余目击冤酷，不忍无记。

事非灼见，不敢增饰一语；间涉风闻，亦必寻访〔耆〕旧，众口相符，然后笔之于简。后有吊古之士，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，庶几得以考信也夫！